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

山西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張希舜

主編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

山西卷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總編輯委員會

按姓氏筆劃為序

王仁波 王炳華 王思禮 印志華 吳 鋼 吳恩揚 吳樹平 [日本]佐竹靖彥
孟繁峰 郝本性 胡海帆 陳長安 徐良玉 徐秉琨 孫藍風 [美國]倪豪士
張希舜 張 寧 趙 超 賴 非 劉超英 蕭夢龍 穆舜英

《山西卷》編輯委員會

主 編 張希舜

副主編 高 可

編 委 李 勇 衛慶懷 侯八五

撰稿人 張希舜 高 可 李 勇 衛慶懷 常一民 馬金花

攝 影 李瑞芝 李 勇 韓晉梅

特 約 編 輯 吳樹平 趙 超

責 任 編 輯 張 瑋

封 面 題 字 劉炳森

封 面 設 計 張守義

特精裝函套設計 陳 新

總 校 對 吳樹平

印 製 負 責 人 胡修章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

山西卷

張希舜 主編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天津市湖北路27號)

北京市通縣電子外文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8開 25印張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04-225-2 / G·26

(津)新登字007號

出版說明

墓誌是中國喪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它的源起可以追溯到秦漢時代。在秦始皇陵西側曾經發掘了一處修築始皇陵的刑徒墓地，墓中葬有板瓦或筒瓦，上面刻有刑徒的籍貫和名字。在漢代刑徒墓中出土的墓磚，有的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貫、身份、卒葬日期。從這裏，我們已可看到後代定型墓誌的雛型。東漢殤帝延平元年賈武仲妻馬姜墓記和桓帝延熹六年□通封記，幾與後世墓誌無異。漢代隨葬品中流行告地狀，墓葬習俗中有墓磚銘、墓闕銘、神道、墓碑、墓門等，這些喪葬物品的內容和形式，對墓誌的醞釀和成熟，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

曹魏時期，武帝以天下凋敝，不許厚葬，明禁立碑。兩晉沿襲了曹魏的措施，武帝咸寧四年下詔對「石獸碑表」之類，「一禁斷之」。但是，人們的傳統習俗很難改變。既然不能立碑，便把東漢時風行的墓碑形體收縮，由地上埋入地下，變成了墓誌。迨至南北朝，墓誌已大行于世，從誌文內容到誌石形制，都有了大體的規範。

隋唐五代時期，中華民族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許多方面，都創造出了超越前代的輝煌成果。墓誌作為一種喪葬風俗文化現象，在這一階段也出現了第一個發展高峰。當時，在喪葬中使用墓誌，已成為一種社會風尚。皇室貴戚，官宦之家，平民百姓，乃至僧尼道士，皆可撰文刻石，葬入墓中。這就為後世遺存下來數量龐大的墓誌。

今天存世隋唐五代墓誌原石和拓本，數量究竟有多少，至今尚無人進行精確地統計。據粗略估計，大體在五千餘種至七千種之間。對數量如此之巨的墓誌，過去僅進行過某一地區或某一單位所藏墓誌的整理和出版，範圍不廣，數量有限，而且所收拓本基本上是幾十年以前的舊拓。近四十年考古發掘中獲取的墓誌，還未曾進行過系統地整理和出版。本書的編輯與出版，目的在于彌補過去的不足和空白。應該說，它是迄今為止匯集隋唐五代墓誌新舊拓本數量最多的宏編巨帙。

本書共收隋唐五代墓誌拓本五千餘種，按收藏地域或單位分為以下九卷：

(一) 《洛陽卷》，共收墓誌三千餘種，裝訂為十五冊。編者在編輯《洛陽卷》的過程中，對洛陽及其所屬各縣的新舊墓誌進行了廣泛地搜集和系統地整理。同時，對出土於本地區而流傳它地的墓誌也進行了必要地徵集和清理。所得墓誌數量之巨，為各卷之冠。

(二) 《河南卷》，共收墓誌一百餘種，裝訂為一冊。這些墓誌基本上是除洛陽地區以外的河南省各市縣收藏的墓誌，大多數是近四十新出土的。

(三) 《陝西卷》，共收墓誌七百種左右，裝訂為四冊。前二冊所收以陝西省博物館收藏的墓誌為主，後二冊以陝西省博物館以外的陝西省各地的墓誌為主。這些墓誌大部份首次向世人公布，將會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四) 《北京卷》(附《遼寧卷》)，共收墓誌五百餘種，裝訂為三冊。這些墓誌來源有三，一是北京各大圖書館、博物館收藏的舊拓本，二是北京地區近四十年新出土的墓誌，三是遼寧地區近四十年發掘的墓誌。

(五) 《北京大學卷》，共收墓誌近四百種，裝訂為兩冊。本卷拓片均庋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有一些拓片是其他地區和單位沒有收藏的珍品，雖屬舊拓，但却是第一次刊布于世。

(六) 《河北卷》，共收墓誌一百餘種，裝訂為一冊。這些墓誌，全部出土于河北省，舊拓不多，近四十年新出土的墓誌佔有五分之四的份量。這些新出土的墓誌，大部份沒有發表過，也不見于著錄。個別誌石形體巨大，雕刻精美，實屬墓誌實物中難見的殊品。

(七) 《山西卷》，共收墓誌近二百種，全部為山西省出土，其中長治市出土一百一十五種，佔總數一半以上。近四十年新出土的墓誌有一百三十七種。

(八) 《江蘇山東卷》，共收墓誌一百餘種，裝訂為一冊。這些墓誌，以江蘇省出土的居多，少數出土于山東省。江蘇部份，舊拓、新拓大體各佔一半。山東部份，基本上是過去沒有公佈，也未見著錄的新誌。

(九) 《新疆卷》，共收墓誌二百種左右，裝訂為一冊，其中大部份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出土的高昌王國至唐代西州的墓誌。這些墓誌，以近四十年出土的新品居多。

如果能把全國隋唐五代墓誌的新拓和舊拓匯集無遺，當然是我們所企盼的。但是，在組織稿件的過程中，深感目前難于實現這一願望。本書收錄的墓誌，雖然尚不完備，但應該說，現今存世的新出土的墓誌和分散各處的舊拓本已經基本上搜集起來了，所遺漏的不會很多。一些為學術界所矚目的隋唐五代墓誌精品，也基本上包羅在本書之中了。

在本書組稿與編輯過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吳樹平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超先生大力相助，各撰稿單位和各卷主編、編委成員、攝影人員都給予了熱誠無私的支持，又承蒙劉炳森先生題寫封面書簽、張守義先生設計封面、陳新先生為本書特精裝設計函套、胡修章先生負責指導全書的印製，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前　　言

張希舜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底，我奉調山西省文物局。未幾，適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樹平先生來并，聯系編輯《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山西卷》。余不敏，然於墨拓石刻，却神往之久，遂欣然領命。歷時四月，粗成一帙；雖非山西之全豹，敝箒自珍，亦差可成卷矣。

本卷所收墓誌以長治市為主，兼及其他地市，共一百八十六種，全部為山西出土。其中，長治市一百一十五種，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一；太原市二十六種，占總數的百分之十四；運城地區十八種，占總數的百分之十。其他晉中、忻州、臨汾等地市共二十七種。統觀這批墓誌，大致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絕大多數為近四十年新出土，並首次向外界刊露。

這批墓誌中，近四十年出土的共一百三十七種，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三以上。一百三十七種中，五分之二為這次新拓，誌石損泐程度尚小；五分之二為初拓本，墨拓精良，較好地保留了原誌的書法神韻和形製特徵。這些新出土的墓誌，全部為首次向外界刊布，內中不乏珍品，有較高的史料和文獻價值。個別近年出土的墓誌，因誌石已壞，這次披露的拓片，已成海內孤本。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善於發掘和思考的學者，一定會從中得到啓示，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一些新的成就。

二、舊拓存年代較早，有一定的文物價值。

本卷所收舊拓主要來自建館已有七十多年歷史的山西省博物館和山西大學圖書館。這兩個館分別收藏了原北洋政府總統府參議黃國梁（字紹齋）和民國年間天津市市長南桂馨的石刻拓本。黃、南二氏雅好墨拓，在職期間，廣收名拓，其所藏拓片，大多拓工精細，拓存年代較早，有一定的文物價值。如《唐校尉劉明德墓誌》，一九八九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收錄，然誌文下端有七字磨損；第三行「河」下「延州」二字，同行「草」字旁補「擾」字，倒數第二行尾字「苦」字等，亦均殘泐不清。而我們收入的山西省博物館藏《劉明德墓誌》，這些字均一清二楚，無一殘損，其拓存年代顯然要比北圖館藏早。這次，我們從這兩個館藏的數百種隋唐五代墓誌舊拓中，酌選了在山西出土的五十種編入，獻諸世人。拓本雖舊，亦有補矣。

三、訂訛補闕，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本卷所收墓誌，舉凡王侯名宦，文臣武將，隱士名流，孝子節婦，尼姑道士，無所不有，幾乎涉及當時社會的各個層次、各個方面；

而這些人，多數不見於正史。這就不僅填補了這一時期的文獻遺佚，也為研究這一時期山西的政區沿革、風俗民情、軍事戰亂以至中央的政治軍事、職官名稱等，提供了新的豐富的資料。如唐代太原曾稱北都、北京，在一九八七年太原市出土的《唐朝議郎張文緒墓誌》和一九九〇年太原市出土的《唐赫連仁墓誌》中得到印證。一九八九年太原市出土的《唐文安郡王張奉璋墓誌》證明了唐承天軍之設至遲在永泰元年（公元七六年）前，推翻了建於大曆四年（公元七六年）的舊說。永濟縣出土的《武周柳行滿及妻劉媚乙弗玉合祔墓誌》、《武周柳行滿妻劉媚墓誌》、《武周柳行滿妻乙弗玉墓誌》和一九七六年屯留縣出土的《武周郭信及妻蘇氏李氏張氏雍氏合祔墓誌》，揭示了武則天時的婚姻制度和喪葬風俗。一九八五年太原市出土的《唐狄道郡王舍利石鐵墓誌》，反映了少數民族在唐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九八五年太原市出土的《唐建康郡王張嘉賓墓誌》及《舍利石鐵墓誌》中出現的「九州都知團練兵馬使」、「河東節度先鋒馬軍兵馬副使」等，不見兩《唐書·職官志》，豐富了唐代的職官名稱。一九七七年屯留縣出土的《唐崔穆墓誌》，墓主為《十六國春秋》作者崔鴻之曾孫，誌文說明至遲到鴻子暉時，已遷居上黨，為上黨人。一九七五年太原市出土的《隋崇國公斛律徹墓誌》，墓主為北齊左丞相斛律光之孫，正史失載，其父武都，《北齊書》謂任「梁、兗二州刺史」，據誌文則知為「西兗、梁、東兗三州刺史」，訂正了正史的訛誤。一九八七年芮城縣出土的由唐肅宗相呂諲為其父呂藏元撰寫的墓誌中，詳細記載了呂諲六代祖以下的名諱和職官，兩《唐書·呂諲傳》失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不全，補充了正史的闕略。屯留縣出土的《唐李都墓誌》，首行頂欄單題「重興」二字，即唐中宗重興之意，為這批墓誌中之僅見。一九八六年黎城縣出土的《後晉李行恭墓誌》，在誌題下單刻「太平鄉善葉村劉超買地二畝」一行，記帳討債於地府，為墓誌文中之罕例。一九九〇年沁縣出土的《唐張免墓誌》、一九八六年黎城縣出土的《後晉李行恭墓誌》和代縣出土的《後唐聶慕閨墓誌》等，誌蓋頂面所刻八卦方位和排列次序紛呈，與今傳唐代八卦方位異趣，為研究八卦的發展與演變，也提出了新的課題。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八十年代在太原市唐墓中出土的《張奉璋墓誌》、《張嘉賓墓誌》和《舍利石鐵墓誌》，分別詳細記載了墓主在平定「安史之亂」和僕固懷恩反叛中的武功戰績以及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誌中把張奉璋譽為漢韓信、周勃一類人物，官至河東節度右廂兵馬使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文安郡王。載舍利石鐵救鉅鹿，破洹水，拔河中，安河曲，「突圍決勝，何愧張遼；□衆□生，寧慙關羽」，仕至河東節度先鋒馬軍兵馬副使開府儀同三司試殿中監上柱國，封狄道郡王。記張嘉賓天寶中從戎，歷河東昭義河陽三節度都知兵馬使，位終河東節度經略副使九州都知團練兵馬使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建康郡王。上述三人，當天寶亂時，均以戰功封王，顯赫一時，是唐肅、代兩朝重要人物，兩《唐書》却無一字提及。本卷刊露的他們的墓誌，對研究唐王朝這一時期的軍事政治等，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之外，本卷還收了一九八七年聞喜縣出土的《唐宮府大夫兼檢校司馭少卿裴晤墓誌》。其人正史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見，作「浩，

太僕少卿」，清嘉慶《裴氏世譜》所記亦極簡。墓誌不僅訂正了他名諱「浩」乃「皓」的錯誤，還詳細記載了他本人的履歷及其曾祖、祖父三代的名諱職官，訂正和補充了兩《唐書》的闕略，為河東裴氏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十分可靠的資料。

猶為可喜的是，在本卷已經殺青，就要送交出版時，又收到了一九八九年代縣出土、尚未公開的《唐晉王李克用墓誌》。按李克用為五代後唐王朝的奠基人，後唐立，被尊為太祖。唐朝末年，他擁兵割據，稱霸一方，是唐末一代梟雄。墓誌所載其曾祖、祖、父和二十五個兒子的名諱職官以及他本人的履歷，與兩《唐書》、新舊《五代史》及《資治通鑑》等每有出入。本卷刊布的《李克用墓誌》，不僅對唐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價值，在整個隋唐五代墓誌中，亦為不可多得之珍品。

隋唐五代時期的山西，在中國歷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隋煬帝由晉王入主大統；李唐發迹太原；五代之後唐、後晉、後漢亦都以山西為依托，憑藉太原爭奪天下，建國稱帝；十國時期，有九國在南方，唯一建於北方的割據政權即北漢，亦建都太原。在這一時期里，山西人才輩出，死葬山西的各類人物，更不計其數。據不完全統計，山西現存隋唐五代墓尚有百餘處，可以斷言，山西這一時期的墓誌，定會遠遠超出本卷所載錄之數。明胡鑒《山西碑目》，清夏寶晉《山右金石錄》，魯燮光《山右訪碑記》，楊篤《山右金石記》，孫衍貴《山右金石記略》，王煥《山右金石誌略》，宋松樵《山右金石存略》，吳式芬《山右碑目》，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以及近人羅振玉《山右冢墓遺文》等，為迄今著錄山西歷代石刻專著之大者，其中尤以楊、胡二氏所收為最多。然於隋唐五代墓誌，《山右金石記》僅收六十二種，《山右石刻叢編》僅收二十六種。本卷所收達一百八十六種，從數量上看，無疑是個突破。說本卷為迄今收錄山西隋唐五代墓誌之最全者，似不過言。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在編輯本卷時，我們手頭並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全省隋唐五代墓誌藏存目錄。限於時日，僅僅是也只能是有重點地傳拓了部份市縣。遺漏之多，可想而知。

在編輯本卷的過程中，得到了山西文物系統各有關單位，特別是長治市博物館及市屬各縣文博館、太原市文管會、河東博物館和山西大學圖書館的通力協助，有功學術，其情可嘉。山西省博物館李勇同志三下長治，披星戴月，獻力猶勤。在此，一並致以誠摯的謝意。

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編就本卷，難矣。加之我們的學識水平所限，疏漏和錯誤自不待言，尚祈海内外方家賜正。將承明誨，其情如奔泉渴鹿；倘有一益於祖國之文化事業，幸矣。

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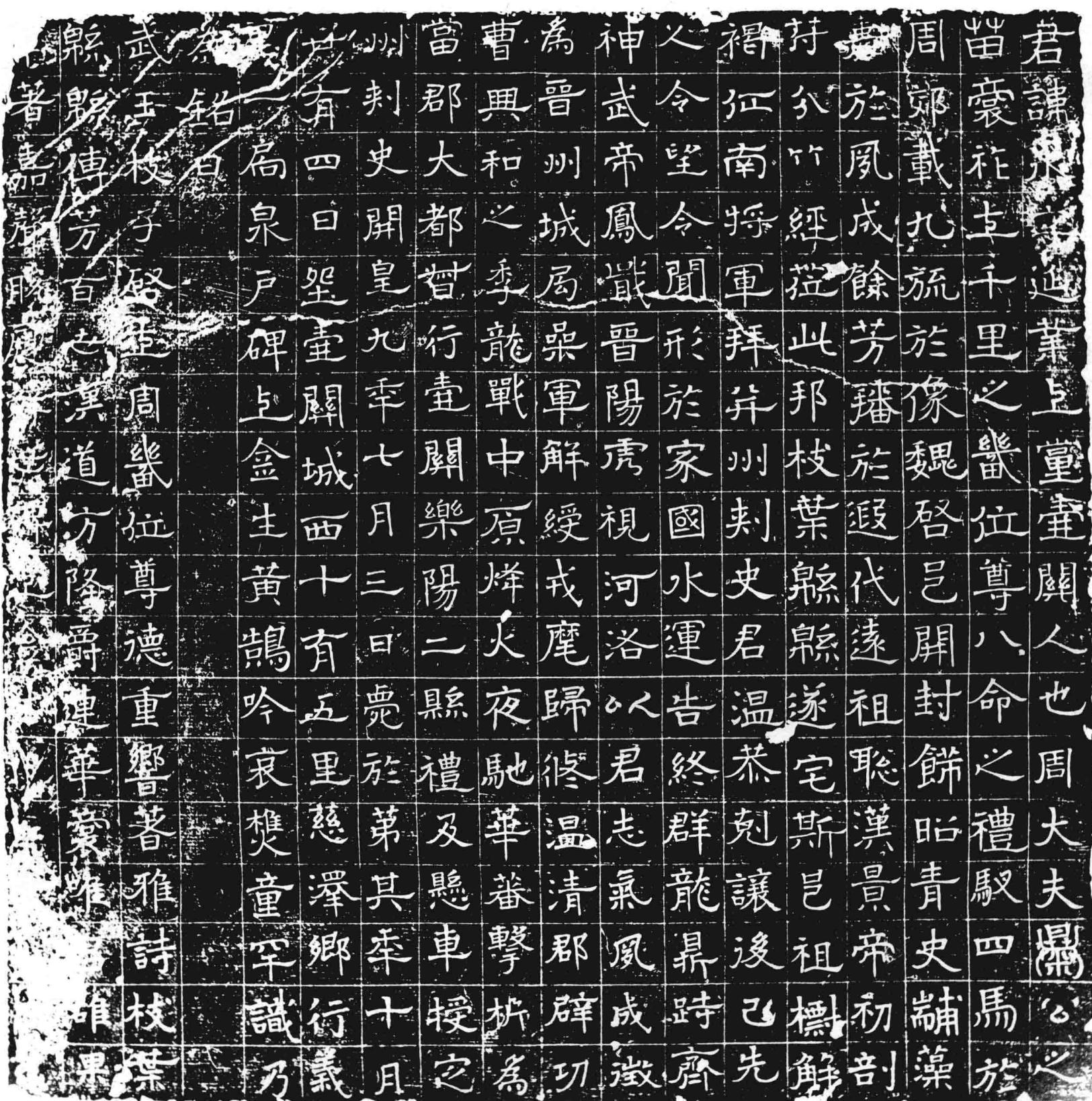
- 一、本書所收拓本起於隋代，止於五代十國。在此期間存在的高昌、渤海、南詔、吐蕃等政權遺存的墓誌亦加收錄。
- 二、本書所收拓本按收藏單位或地域分爲《洛陽卷》、《河南卷》、《陝西卷》、《北京卷》（附《遼寧卷》）、《北京大學卷》、《河北卷》、《山西卷》、《江蘇山東卷》、《新疆卷》等，某些收藏拓本較少的單位或地域，則把所藏拓本附入其他卷中。
- 三、各卷收錄的每件拓本，不與其他卷重複。同一墓誌拓本分藏多處，只選取一件。取舍的原則依次爲：（一）選取存世石刻墓誌收藏單位或地域的拓本；（二）選取捶拓較早的拓本；（三）選取有名家題跋的拓本；（四）選取墨拓質量較好，文字清晰的拓本；（五）選取較爲完整的拓本。
- 四、每卷所收拓本的編排，一律按墓主人葬年月爲序。如果入葬年月不明，則按去世年月爲序。因誌石殘泐，致使葬年、卒年不能確定者，或墓誌原無葬年、卒年者，則根據誌文推定墓主所處的大體年代，附於某年號或某朝代之後。
- 五、少數墓誌所載年號和具體年代，與實際情況不相吻合。凡遇此種情況，排列時仍以原墓誌所載爲序。
- 六、爲了便於查檢和編製索引，每種墓誌的標題，均由編者依據墓誌首行原題和誌文擬定。標題首先列出墓主姓氏、名諱。墓誌缺泐或未載名諱者，則以字代之。名與字均無從確定者，則以某公、某君、某氏爲題。墓主係女性，則於女性姓名前冠以其夫姓名。女性係未嫁者，則於女性姓名前冠以其父姓名。
- 七、本書所收拓本，以誌文爲主。蓋有拓本者，不管在上面有無文字，均予以收錄。
- 八、說明文字中交待的墓誌刻石出土地、收藏地，均以現行的行政區劃爲準。
- 九、說明文字中標題後面的編碼，均爲拓本的收藏編號。
- 十、本書後附有索引一冊，以利查檢。

目 錄

李相妻徐氏墓誌	二〇	王敬及妻閻氏宋氏合祔墓誌	四三
溫濬墓誌	二一	郭海及妻王氏合祔墓誌	四四
□寂及妻賈氏合祔墓誌	二二	田玄善妻張起墓誌	四五
崔穆及妻申屠氏合祔墓誌	二三	申屠誠墓誌	四六
郭益墓誌	二四	董師及妻郭氏合祔墓誌	四七
梅淵妻李氏合祔墓誌	二一	郭本墓誌	四八
斛律徹墓誌	二	常智墓誌	四九
暴永墓誌	一	陳平及妻樂氏合祔墓誌	五〇
暴廉墓誌	一五	董師及妻郭氏合祔墓誌	五一
申穆及妻李氏合祔墓誌	一四	馮廓及妻朱氏合祔墓誌	五二
□雄及妻馮氏合祔墓誌	一六	申屠寶及妻李氏合祔墓誌	五三
程陁墓誌	一七	裴可及妻樂氏合祔墓誌	五四
龍潤及妻何氏合祔墓誌	一八	史愛及妻田氏合祔墓誌	五五
楊玉墓誌	一九	龍壽妻粟氏合祔墓誌	五六
陳領墓誌	一〇	連簡及妻張氏合祔墓誌	五七
暴賢墓誌	一一	田德墓誌	五八
張亮及妻李氏合祔墓誌	一二	趙澄墓誌	五九
范澄及妻韓氏合祔墓誌	一三	常舉墓誌	六〇
龍澄墓誌	一四	楊政及妻蔡氏合祔墓誌	六一
薛岳墓誌	一五	姬素墓誌	六二
龍義及妻游氏合祔墓誌	一六	裴皓妻鄭華兒墓誌	六三
裴皓墓誌	一七	王行及妻牛氏合祔墓誌	六四
□珩墓誌	一八	薛貞墓誌	六五
樂道仁墓誌	四一		
張父成墓誌	四二		

楊道及妻崔氏合祔墓誌	六七	王仁及妻李氏蔣氏申氏合祔墓誌	一二二
柳行滿及妻劉媚乙弗玉合祔墓誌	六八	龍叡及妻張氏合祔墓誌	一三
柳行滿妻劉媚墓誌	六九	路氏夫人司徒氏合祔墓誌	八九
郭信及妻蘇氏李氏張氏雍氏合祔墓誌	七〇	賈明及妻劉氏合祔墓誌	九一
韓德妻翟氏合祔墓誌	七一	劉節及妻李氏合祔墓誌	九二
劉買及妻周氏合祔墓誌	七二	王修福墓誌	九三
李度墓誌	七三	雍張及妻張氏合祔墓誌	九四
王義墓誌	七四	張山鳴及妻毋氏合祔墓誌	九五
赫連仁及妻杜氏合祔墓誌	七五	董師及妻趙氏合祔墓誌	九六
馮雅及妻王氏合祔墓誌	七六	李□及妻馮氏合祔墓誌	九七
李德墓誌	七七	李勣及妻郭氏合祔墓誌	一〇一
王操及妻穆氏合祔墓誌	七八	李經及妻霍氏合祔墓誌	一一〇
盧千及妻張氏合祔墓誌	七九	崔嚴及妻李氏合祔墓誌	一一一
韓君妻常氏墓誌	八〇	秦育妻郭氏合祔墓誌	一一二
申屠行及妻崔氏合祔墓誌	八一	栗蘭及妻張氏合祔墓誌	一一三
李度墓誌	八二	馮明及妻牛氏合祔墓誌	一一四
朱君滿及妻李氏合祔墓誌	八三	智玄墓誌	一一五
王胡及妻郭氏合祔墓誌	八四	彭珍及妻敬氏合祔墓誌	一一六
侯惑及妻董氏合祔墓誌	八五	□智亮及妻郭氏合祔墓誌	一一七
韓孝純及妻袁氏合祔墓誌	八六	董婁及妻苗氏合祔墓誌	一一八
胡佺及妻石氏合祔墓誌	八七	李忠及妻陳氏合祔墓誌	一一九
董師及妻元氏合祔墓誌	八八	李忠及妻王氏合祔墓誌	一二〇
張起及妻侯氏合祔墓誌	一一一	雲感妻武氏墓誌	一二一
裴崇禮墓誌	一一〇	若干元及妻郭氏合祔墓誌	一二二
張文緒妻王氏長子張涓合祔墓誌	一二三	呂懷俊及妻張氏合祔墓誌	一二三
	一二四	李良金及妻鄭氏合祔墓誌	一二四
	一二五	張奉璋墓誌	一二五

張君妻陳氏墓誌	一五五	能師墓誌	一五八	王素墓誌	一八一
王珍及妻元氏合祔墓誌	一三六	荆千載及妻秦氏合祔墓誌	一五九	何君政及妻安氏合祔墓誌	一八二
馮昭遷墓誌	一三七	唐國朝墓誌	一六〇	李寔及妻栗氏連氏馬氏合祔墓誌	一八三
張嘉慶及妻高氏合祔墓誌	一三八	郭密墓誌	一六一	孫思暢及妻劉氏趙氏合祔墓誌	一八四
桑金及妻高氏合祔墓誌	一三九	張懷清妻石氏墓誌	一六二	李行慕及妻陳氏合祔墓誌	一八五
王景詮及妻宋氏合祔墓誌	一四〇	王玉銳及妻姚氏合祔墓誌	一六三	馬□墓誌	一八六
張嘉賓墓誌	一四一	郭君及妻韓氏合祔墓誌	一六四		
王承仙墓誌	一四二	李用及妻周氏合祔墓誌	一六六		
舍利石鐵墓誌	一四三	唐國朝妻裴氏墓誌	一六七		
張石墓誌	一四四	張誠及妻楊氏合祔墓誌	一六八		
宋嘉進墓誌	一四五	牛延宗墓誌	一六九		
武龍賓及妻杜氏合祔墓誌	一四六	郭楚及妻魏氏苗氏合祔墓誌	一七〇		
劉建墓誌	一四七	郭全豐及妻宋氏合祔墓誌	一七一		
何載墓誌	一四八	申屠君及妻賀氏合祔墓誌	一七二		
申屠逸及妻王氏合祔墓誌	一四九	趙宋及妻馬氏合祔墓誌	一七三		
郭韜及妻申氏合祔墓誌	一五〇	張免及妻唐氏合祔墓誌	一七四		
田鸞及妻史氏合祔墓誌	一五一	苻進昌墓誌	一七五		
劉明德及妻高氏合祔墓誌	一五二	閻元素及妻李氏劉氏合祔墓誌	一七六		
周望墓誌	一五三	李克用墓誌	一七七		
佚名和尚墓誌	一五四	張宗諫墓誌	一七八		
劉秀珍墓誌	一五六	李章及妻崔氏郭氏劉氏合祔墓誌	一七九		
李君妻田氏墓誌	一五六				
張瑗墓誌	一五七				



暴永墓誌

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十月二十四日葬。山西省壺關縣出土。拓片現藏山西大學圖書館。誌長、寬均47厘米；蓋長、寬均37厘米。隸書，蓋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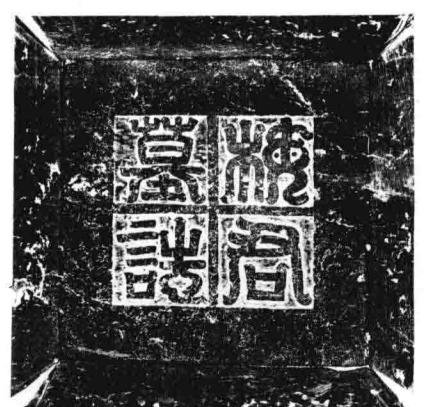


大隋隱城處士梅君墓誌

君諱淵字文馥九江壽春人也漢堪仙人梅福即其後焉祖遜冠帶伊川聿來汾浦自茲庶後因住西河李洛披褐懷玉藏名晦迹君勁表異姿齟率譜甚起家齊國叅寧及遭不造攀慕如絕至性荼毒扶而後起學如拾芥未以朱紫爲榮服義基身不持名利涉想積善無徵早從移化年冊廿卒夫信心重法妙識因果春秋六十九而卒今以開皇十五年歲次乙卯八月丁亥朔廿三日己酉告辰合葬長子醜年廿八而卒次子白駒年卅八而亡並早擅風猷信著鄉邑哲人不永相繼周零迺爲銘曰江漢英靈迭載有德汾滌物產不寃其祖則若言羽化排空振翼如論事主忠而能力克隆實光原初昇成嶮葉起扶蹤見賢思等慕同如濁源斷谷清流潤墟閨門肅穆實資家風恭李若閔訓鴈如融復明回果妙達若空兩樹景滅八解能通山川寥廓秋氣蒼茫墳開舊土龍蟠新楊歸嵩里徒蘭芳愈非過隙逝水湯湯

梅淵妻李氏合祔墓誌

隋開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八月二十三日合葬。1988年山西省汾陽縣城關鎮西關村出土。石現藏山西省汾陽縣博物館。拓片誌長、寬均51.5厘米;蓋長、寬均55厘米。正書,蓋篆書。



公諱諠，字智通，朔州狄鄉人也。監醜帶地，靈誕慶家。傳宰相也，建高門，陞命負量，輦入殿祖。嗣王周贈忠武王殊禮，特尊聖輦入殿祖。平戶匡世佐時阿衡，梁棟父武都咸陽國。桓朔趙安燕雲六州刺史崇國公主除咸陽國。公生逢百六之會，政值運數將亡。隋品命如前朝章不易，開皇十一年難紛披褐。傾不測煙竈，力投五驅未如十。丁酉定於并城之北，十里川原形勝巖嶺。

施忽我地，可觀先居。沛家本依豐千齡，多幸百福無窮。將門有將，公門有公。惟我祖先，孝昌門額。傾寧輔建，有遺額盛烈。一時威高二主，忠惟盡節。群山橫侮，家未斜川多詰。曲巾車忽棄，番亡風燭草茂。花紅松青，巖綠慘見山。

金功被昌，力蒙後命。叩天恩心，思水鏡方。慕積善，既遇明時。俄逢善政，未

有敵，玉

斛律徹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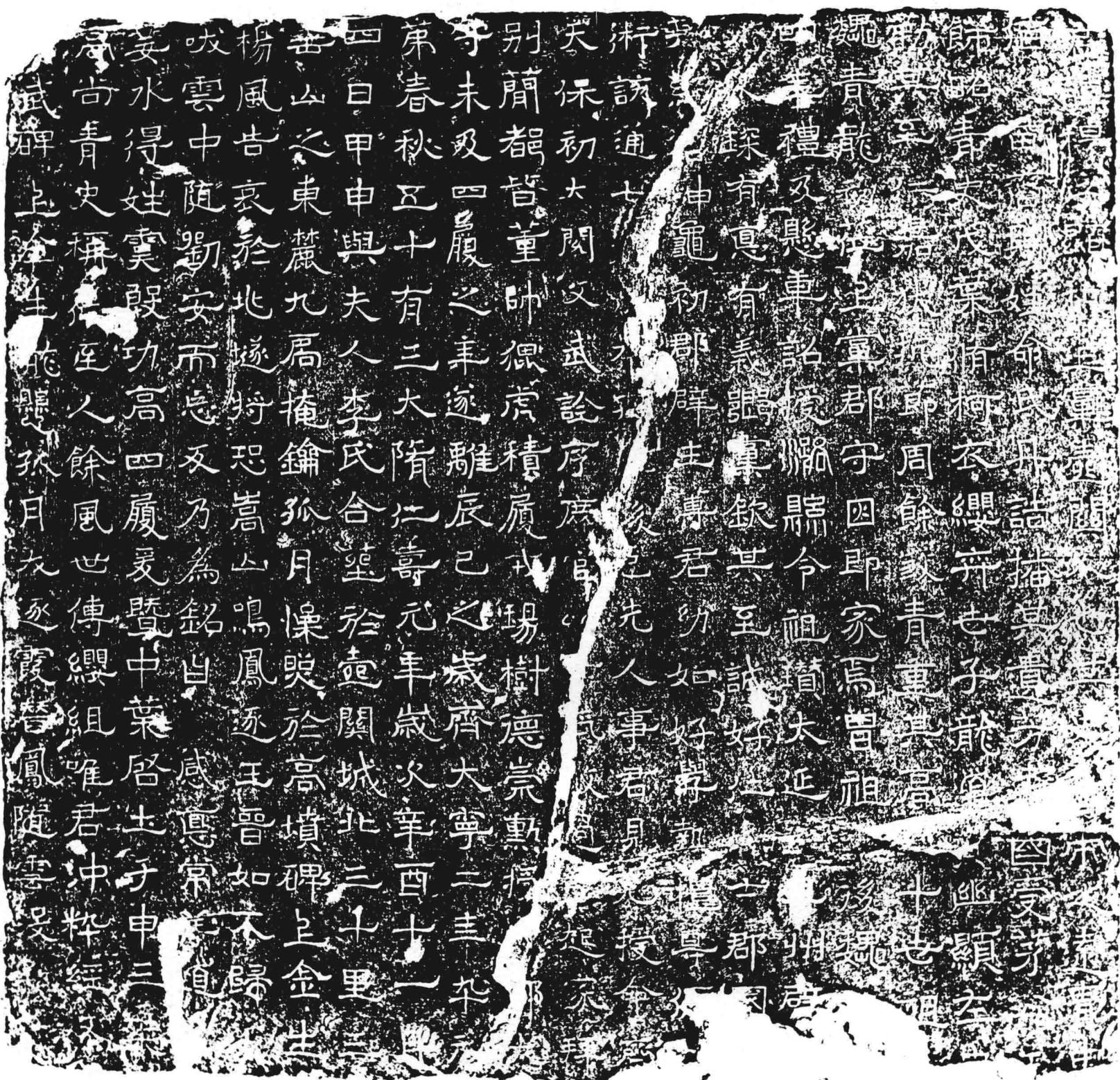
隋開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八月十七日葬。1975年春山西省太原市北郊區沙溝村出土。石現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拓片誌長57厘米，寬55.5厘米；蓋長59厘米，寬58厘米。隸書，蓋篆書。





□徹墓誌

隋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一月十八日葬。山西省黎城縣停河鋪鄉霞莊村出土。
石現藏山西省黎城縣文博館。拓片長41厘米，寬42厘米。正書。



申穆及妻李氏合祔墓誌

隋仁壽元年（公元601年）十一月四日合葬。明嘉靖年間山西省壺關縣出土。拓片現藏山西大學圖書館。長46厘米，寬48厘米。隸書。